

第七九五册

經濟彙編

考工典

舟楫部

尊彝部

卣部

壺部

盃部

瓶部

鬲部

缶部

甗部

甗部

甗部

(卷)

一八〇—一八二

一八三—一八五

一八六—一八八

一八九—一九一

一九二—一九四

一九五—一九七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

第一百八十卷目錄

舟楫部紀事一

考工典第一百八十卷

舟楫部紀事一

山海經海內經黃帝生駱駝駱駝生白馬白馬是爲
鯨帝俊生禹號禹號生淫梁淫梁生番禺是始爲舟
註世本云共鼓貨狄作舟

通鑑前編外紀黃帝命共鼓化狐列木爲舟刻木爲
楫以濟不通

墨子工倕作舟

呂氏春秋虞姁作舟

路史禹自塗山南省南舟濟於江黃龍負舟人甚恐
帝清儀亡易龍顧弭鱗而逝

拾遺記周武王東伐紂夜濟河時雲明如晝八百之
族皆齊而歌有大蜂狀如丹鳥飛集王舟因以鳥畫
其旗翌日而梟紂名其船曰蜂舟

帝王世紀昭王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中流膠
船解王沒於水

穆天子傳天子見許男於涖上天子乘鳥舟龍卒浮
於大沼夏庚午天子飲於涖上註沼池龍下有舟字

舟皆以龍鳥爲形制今吳之青雀舫此其遺制也
左傳僖公三年齊侯與蔡姬乘舟於囿蕩公公懼變
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

文公三年秦伯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
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

昭公十七年吳伐楚陽句爲令尹卜戰不吉司馬子
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
卜令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戰
於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

皇使隨人與後至者守之環而壅之及泉盈其陰炭
陳以待命吳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
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衆許之使長
鬻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餘皇則對師夜從之
三呼皆送對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
餘皇以歸

說苑吳赤市使於智氏假道於衛甯文子具紵絺三
百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不壤交假之
道則亦敬矣又何禮焉甯文子不聽遂致之吳赤市
至於智氏既得事將歸吳知伯命造舟爲梁吳赤市
曰吾聞之天子濟於水造舟爲梁諸侯維舟爲梁大
夫方舟方舟臣之職也且敬太甚必有故使人視之
視則用兵在後矣將以襲衛吳赤市曰衛假吾道而
厚贈我我見難而不告是與爲謀也稱疾而留使人
告衛衛人警戒智伯聞之乃止

韓褐子濟於河津人告曰夫人過於此者未有不快
用者也而子不用乎韓褐子曰天子祭海內之神諸
侯祭封域之內大夫祭其親士祭其祖禰褐也未得

事河伯也津人申楫舟中水而運津人曰向也役人
固已告矣夫子不聽役人之言也今舟中水而運甚
殆治裳衣而下遊乎韓子曰吾不爲人之惡我而改
吾志不爲我將死而改吾義言未已舟決然行韓褐
子曰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鬼神且不回況於人乎

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迎之左右各五百
人有繡衣豹裘者錦衣狐裘者叔向歸以告平公吳
其亡乎

列女傳趙簡子南擊荆至河津津吏醉臥不能渡簡
子怒將殺之津吏之女媚乃持楫而前曰妾父聞主
君將渡恐風波之起水神動駭故禱祝九江三淮之
神不勝杯杓餘瀝醉於此君命之誅願以微體易父
之死簡子將渡舟楫少一人媚曰妾居河濟之間重
乎世習舟楫之事願備員持楫簡子遂與渡中流奏
河激之歌簡子乃聘以爲夫人

世本廩君名豫相姓己氏即典樊氏驪氏柏氏鄭氏
凡五姓爭神以土爲船雕文畫之而浮水中其船浮
者神以爲君他姓船不能浮獨廩君船浮因立爲君
呂子樊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
曰是吾劍所從墜也舟去從所契處入求之而舟已
行劍不行若此不亦惑乎

拾遺記始皇好神仙之事有宛渠之民乘螺舟而至
舟形似螺浮沈海底而水不浸入一名淪波舟

漢書陳平傳項王使項悍拜平爲都尉賜金二十鎰
居無何漢王攻下殷王項王怒將誅定殷者將吏陳
平懼誅乃封其金與印使使歸項王而平身間行杖

經濟彙編考工典第一百八十卷舟楫部

劍亡渡河船人見其美丈夫獨行疑其亡將要中當有金玉寶器目之欲殺平恐乃解衣舉而佐刺船船人知其無有乃止

項籍傳秦擊趙大破之張耳陳餘走入鉅鹿城楚卿子冠軍救趙至安陽雷不進羽殺卿子冠軍渡河救鉅鹿已渡皆湛船持三日糧視士必死無還心注師古曰湛讀曰沈謂沈沒其船於水中視讀曰示

羽欲渡烏江烏江亭長橫船待謂羽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舡漢軍至亡以渡羽笑曰適天亡我何渡爲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而西今亡一還縱江東父兄

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哉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也吾騎此馬五歲所當亡敵嘗一日千里吾不忍殺以賜公適令騎皆去馬步持短兵接戰注服虔曰橫音蟻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蟻

食貨志粵欲與漢用船戰逐過大修昆明池刻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注師古曰織讀曰幟

拾遺記昭帝元始元年穿淋池帝時命水嬉遊宴永日土人進一巨槽帝曰桂楫松舟其猶重朴况乎此槽可得而乘也乃命以文梓爲舡木關爲柁刻飛鸞翔鶴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菱荷涼風淒淒揚權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帝乃大悅

漢成帝嘗以三秋閒日與飛燕游戲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貴其不沈沒也以雲母飾於鸞首一名雲舟

又刻大桐木爲虬龍雕飾如真夾雲舟而行以紫桂爲柁柁及觀雲櫂水玩擷菱葉帝每憂輕蕩以驚飛燕命伙飛之士以金鎖纜雲舟使伙飛於水底引之每輕風時至飛燕殆以風飄飄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裾游倦乃返

後漢書岑彭傳建武九年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算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元等遂拔夷道夷陵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橫柱絕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橈數千艘注枋算以竹

木爲之浮於水上爾雅曰舫汴也郭景純曰水中簞筏也直進樓舡冒突露橈並船名樓船船之上施樓橈小橈也爾雅曰櫓謂之橈露橈謂露櫓在外人在船中冒突取其觸目而唐突也

公孫述傳述造十層赤樓帛關船注蓋以帛飾其關檻也張璠漢記梁冀第池中船無故自覆問掾朱穆穆曰舟所以渡濟萬物不徒遊戲而已今覆者天戒將軍濟渡萬民不可長念遊戲也

拾遺記漢靈帝初平三年於西園起裸遊館中間採綠苔以被階引渠水以遠砌周流澄澈乘小舟以游漾宮人乘之選玉色輕體者以執篙楫搖蕩於渠中其水清淺以盛暑之時使舟覆沒視宮人玉色又奏招商七言之歌以來涼氣

三國吳志董襲傳建安十三年權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楫閘大絕繫石爲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

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突入蒙衝襲襲身以刀斷兩絕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大會權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絕之功也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使襲督五樓船住濡須口夜卒暴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乞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干其夜船敗襲死權改服臨喪供給甚厚孫權傳注魏略曰孫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

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沂時風大盛谷利令施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施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施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利跪曰大王萬乘之主輕於不測之淵戲於猛浪之中船樓裝高邇近顛危奈社稷何是以利輒敢以爭權於是貴重之

周瑜傳劉備爲曹公所破權遣瑜等與備併力逆曹公遇於赤壁瑜部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久持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關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火俱前曹公軍吏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軍遂敗

英雄記曹操進軍至江上欲從赤壁渡江無船作竹牌使部曲乘之從漢水下來出天江汪浦口未即渡

周瑜又夜密使輕船走舸百艘燒牌操乃夜走

吳襄橋柚孫權命工人潘芳造船夜夢一老父謂曰

船將下水矣第楫微宜更殺其角枕福宜更殺其頓

則日行千里矣言畢化赤龍飛去如法果然然注楫微

楫之入水處枕離水處曰福福上曲處曰頓

三國吳志甘寧傳注吳書曰寧出入步則陳車騎水

則連輕舟住止常以綸錦維舟去或割棄以示奢也

吾粲傳粲為參軍校尉黃武元年與呂範賀齊等俱

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絕斷

絕漂沒著岸為魏軍所獲或覆沒沉溺其大船尚存

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沒皆以戈

矛撞擊不受粲與黃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

為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奈何棄之粲

淵所活者百餘人

呂蒙傳蒙西屯陸口與羽結好羽討樊留兵備公安

南郡蒙稱病篤權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稍撤

兵以赴樊權聞之先遣蒙至尋盡伏其精兵艤中

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

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糜芳

皆降

魏志徐宣傳宣遷司隸校尉轉散騎常侍從至廣陵

六軍乘舟風浪暴起帝船回倒宣病在後陵波而前

羣寮莫先至者帝壯之還尚書

杜畿傳文帝征吳以畿為尚書僕射統留事其後帝

幸許昌畿復居守受詔作御樓船於陶河試船遇風

頭尾似魚皆以鐵鑄露裝大者載百人人有長短橈

及篙各一從頭至尾約有五十人楫或四十餘人隨

船大小立則用長橈坐則用短橈水淺乃用篙皆擗

上應聲如一

晉書王濬傳武帝謀伐吳詔濬修舟艦濬乃作大船

連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

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來往又畫鵠首怪獸於船首

以懼江神舟權之盛自古未有濬造船於蜀其木杭

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吳彥取流柿以呈孫皓曰晉

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建平不下終不敢渡皓

不從尋拜濬為龍驤將軍監益諸軍事

夏統傳統初孤貧養親以孝聞後其母病篤乃詣洛

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以下並至浮橋士女駢

填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

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答曰會稽

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猶有

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

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答曰可統乃操柂正

櫓折旋中流初作鰲黿躍後作鯢鯢引飛鵠首撥獸

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

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懼充心尤

異之

焉可疆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

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

船中終日而去

世說周鎮罷臨川郡還都未及上住泊青溪渚王丞

相往看之時夏月暴雨卒至舫至狹小而又大漏殆

無復坐處王曰胡威之清何以過此即起用為吳興

郡

晉書顧愷之傳愷之為殷仲堪參軍亦深被眷接仲

堪在荊州愷之嘗因假還仲堪特以布帆借之至破

冢遭風大敗愷之與仲堪賤曰地名破冢真破冢而

出行人安穩布帆無恙

幸靈傳順楊樊長賓為建昌令發百姓作官船於建

城山中吏令人各作著一雙靈作而未輪或竊之焉

俄而竊者心痛欲死靈謂之曰爾得無竊我著乎竊

者不應有頃愈急靈曰爾若不以情告我者今真死

矣竊者急遽乃首出之靈於是飲之以水病即立愈

行人由此敬畏之船成當下水吏以二百人引一艘

不能動方請益人靈曰此以過足但部分未至耳靈

請自牽之乃手執箸惟用百人而船去如流眾大驚

怪咸稱其神於是知名

西征記植山去洛城水道三千里由澠池宜陽三樂

三樂男女老幼未嘗見船聞晉使溯流皆相引蟻聚

川側俯仰傾笑

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一大鼉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而小舟是一枯槎殺長丈餘

異苑海西太和中會稽山陰縣起倉鑿得兩大船船中有錢皆輪文時日向暮鑿者馳以告官官夜遣防守甚嚴至明旦失錢所在惟有船存視其狀悉有錢處

荊州記魚腹縣瞿唐灘上有神廟先極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者皆不鳴鼓角恐驚觸石有聲以布裏篙頭

異苑晉時錢塘浙江有樟林桁大船每有乘者輒漂盪搖揚而不可禁常鳴鼓錢塘江頭波浪如故惟船吏章粵能相制伏及粵死遂廢去

搜神後記廬江箏笛浦浦有大船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船船嘗有漁人夜宿其傍以船繫之但聞箏笛絃節之聲及香氣氤氳漁人又夢人驅遣云勿近官船此人驚覺即移船去相傳云曹公載數妓船覆於此今猶存焉

語林劉道真遭亂於河側自牽船見一老嫗採柁劉調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刺杼而採柁嫗答曰丈夫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南史顧琛傳琛為吳郡太守初琛景平中為朝請假還東日晚至方山於時商旅數十船悉泊岸側有一人元衣介幘執鞭屏諸船云顧吳郡部伍尋至應泊此岸於是諸船各東西俄有一假裝至事力甚寡仍泊向處人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耳莫不驚怪琛意竊知為善徵因誓之曰若得郡當於此立廟至是果為吳郡乃立廟方

山號白馬廟云

垣護之傳護之遷鍾離太守隨王元謨入河元謨攻滑臺護之以三百舸為前鋒進據石濟元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而魏軍悉牽元謨水軍大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以絕護之還路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輒以長柯斧斷之魏人不能禁唯失一舸餘舸並全異苑檀道濟元嘉中鎮尋陽入朝伏誅未下時有人施罟於柴桑江得大船孔鑿若新使匠作舡云勿斤工人誤截兩頭檀以為不祥殺三巧手欲以塞罟匠違約加斷凶兆先邁矣

宋書郭世道傳世道子原平以種瓜為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漬不復通船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漬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船乃步從他道往錢塘貨賣每行來見人牽球未過輒迅楫助之已自引船不假旁力若自船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為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船遇有相關者為吏所錄聞者逃散唯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

異苑扶南國治生皆用黃金餽船東西遠近顧一斤時有不至所屆欲減金數船主便作幻詛使船底砥拆狀欲淪滯海中進退不動衆人惶怖還請賽船合如初也

南齊書張融傳融為司徒從事中郎假東出世祖問融住在何處融答曰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融從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

於岸上住上大笑

王敬則傳敬則初出都至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

梁書呂僧珍傳僧珍補印令既至高祖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為止舍多伐林木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檣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柴為艘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檣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

安成王秀傳天監六年秀出為江州刺史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乃教所由以牢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既而遭風齋舫遂破及至州時盛夏水汎長津梁斷絕外司請依舊舫度收其價直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為患可利之乎給船而已

南史陸慧曉傳慧曉族孫雲公累遷中書黃門郎兼掌著作時天泉池新製鰻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劉之遴國子監祭酒到溉右衛朱异雲公時年位尚輕亦預焉

梁書袁昂傳昂為豫章內史丁所生母憂去職以喪還江路風浪暴駭昂乃縛衣著柅誓同沈溺及風止餘船皆沒唯昂所乘船獲全咸謂精誠所致

江革傳革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除都官尚書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並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舸艚偏欹不得安臥或謂革曰船既不平濟江甚險當移徙重物以追輕艚革既無物乃於西陵岸取石十餘片以實之其清貧如此

羊侃傳侃性豪侈初赴衡州於兩艘船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

南史梁宗室傳吳平侯景梁武帝從父弟也景子勵累遷豫章內史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徙廣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數百里中舟乘填塞各齎糧食以送勵勵人爲納受隨以錢帛與之至新淦縣听山村有一老姥以漿擎鮓魚自送舟側奉上之童兒數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儒林傳王元規太原晉陽人也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舅氏往臨海郡元規性孝事母甚謹晨昏未嘗離左右梁時山陰縣有暴水流漂居宅元規唯有一小船倉卒引其母妹并姑姪入船元規自執櫂櫂而去留其男女三人閣於樹杪及水退俱獲全時人稱其至行

陳書章昭達傳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討之昭達倍道兼行達於始興紇聞昭達奄至恒擾不知所爲乃出頓滙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籠置於水柵之外用遏舟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拍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以斫竹籠籠篋皆解因縱大艦隨流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

南史孫瑒傳瑒性通泰居家頗失於侈及出鎮鄂州

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魏書邢巒傳巒從祖祐祐從子虬除司徒右長史遷龍驤將軍光祿少卿虬母在鄉遇患請假歸值秋水暴長河梁破絕虬得一小船而渡漏而不沒時人異之母喪哀毀過禮爲時所稱

北齊書張亮傳亮遷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大司農斛律金守河陽周文帝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鑊鑊頭施釘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釘釘之引鑊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

隋書高祖本紀開皇十八年春正月詔曰吳越之人往承敝俗所在之處私造大船因相聚結致有侵害其江南諸州人間有船長三丈已上悉括入官

楊素傳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餘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並高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人自餘平乘舫艦各有差

帝京景物略盧師山有寺曰盧師寺過寺半里祕魔厓是盧師宴坐處相傳隋仁壽中師從江南棹一船來祝曰船止則止船至厓下止師遂厓居

隋書煬帝本紀大業元年三月庚申遣黃門侍郎王弘上儀同於士澄往江南採木造龍舟鳳舳黃龍赤艦樓船等數萬艘

百餘里

食貨志煬帝造龍舟鳳舳黃龍赤艦樓船篋舫募諸水工謂之殿脚衣錦行騰執青絲纜挽船以幸江都帝御龍舟文武官五品已上給樓船九品已上給黃篋舫舳舻相接二百餘里所經州縣並令供頓獻食豐辦者加官爵闕乏者謹至死

大業雜記煬帝勅王弘於揚州造府及樓船水殿作朱航板蹋板坊黃篋坊平乘艚輕舸等五千餘艘八月方得成就九月車駕幸江都宮發藻澗日暮宿平樂園等自漕渠口下乘小朱航行次洛口御龍舟皇后御翔螭舟其龍舟高四十五尺闊五十尺長二百尺四重上一重有正殿內殿東西朝堂周以軒廊中二重有一百六十房皆飾以丹粉粧以金碧珠翠雕刻奇麗綴以流蘇羽葆朱絲網絡下一重長秋內侍及乘舟水手以素絲大條繩六條兩岸引進其引船人並名殿脚一千八百人並著雜錦綵縷襖子行纏鞋襪等每繩一條百八十人分爲三番每一番引舟有三百六十人其人並取江淮以南少壯者爲之皇后御次水殿名翔螭舟其殿脚有九百人又有小水殿九名浮景舟並三重朱絲網絡已下殿脚爲兩番一艘一番一百人諸妃嬪所乘又有大朱航三十六名漾綵船並兩重加網絡貴人美人所乘及夫人所乘每一艘一番殿脚百人又有朱鳥航二十四艘蒼螭航二十四艘白虎航二十四艘元武航二十四艘並兩重架船人名爲船脚爲兩番一艘一番六十人又有飛羽舫六十艘一艘一重一艘一重四十人又有青鳧舸十艘凌波舸十艘宮人習水者乘之往來供

奉及船脚四萬餘人有五樓船五十二艘諸王公主及三品以下坐給黃衣夫艘別四十人三樓船一百二十艘四品官人及四道場元壇僧尼道士坐給黃衣夫艘別三十人又有二樓船二百五十艘五品以上及諸國番官乘黃衣夫舟別二十五人板榻二百艘載羽儀服飾百官供奉之物黃衣夫船別二十人黃篋舫二千艘六品以下九品以上從官并及五品以上家口坐並船引給黃衣夫十五人以上黃衣夫四萬餘人又有平乘五百艘青龍五百艘獐舫五百艘八耀舫二百艘舳舻舫二百艘並十二衛兵所乘并載兵器帳幕兵士自乘不給夫發洛口部五十日乃盡舳舻相繼二百餘里騎兵朔兩岸二十餘萬每行次諸部界五百里之內競造食獻多者一舟百昇於時天下豐樂雖此差科未足爲苦文武百司並從別有步騎十餘萬夾兩岸朔舟而行十月車駕至江都十二月至城皐關於武牢城西邊黃河汜水之上大業拾遺記帝至汴御龍舟蕭妃乘鳳舫錦帆纓纓窮極侈靡每舟擇妙麗長白女子千人執雕板鏤金機號爲殿脚女一日帝將登鳳舫凭殿脚女吳絳仙肩喜其柔麗不與羣輩齒愛之甚久不移步絳仙善畫長蛾眉帝色不自禁回羣召絳仙將拜婕妤適值絳仙下嫁爲玉工萬羣妻故不克諧帝寢輿罷擢爲龍舟首機號曰崆峒夫人因吟持機篇賜之曰舊曲歌桃葉新粧艷落梅將身旁輕微知是渡江來詔殿脚女千輩唱之

開河記煬帝御龍舟幸江都舳舻相繼自大堤至淮口聯綿不絕錦帆過處香聞十里

杜陽雜編處士元藏機隋煬帝時官奉信郎大業元年爲過海使判官遇風浪壞船黑霧四合同濟者皆不救而藏機獨爲破木所載達於洲島問洲人問其從來藏機具以告洲人曰此方滄浪洲中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有強木造船載其上多飾珠玉以爲遊戲強木不沉水也方一寸重百斤巨石絕之終不能沒藏機淹駐既久忽思中國洲人遂製凌風舫以送之激水如箭不旬日即達於東萊

唐書曹王阜傳阜教爲戰艦挾二輪蹈之鼓水疾進駛於陣馬

明皇雜錄元宗幸華清宮新廣湯池制作宏麗嘗於宮中置長湯屋數十間環迴甃以文石爲銀鏤漆船及白香木船置於其中至於楫櫓皆飾以珠玉

唐書韋堅傳堅字子全京兆萬年人姊爲惠宣太子妃妹爲皇太子妃中表貴盛故仕最蚤由祕書丞歷奉先長安令有幹名見宇文融楊慎矜父子以聚斂進乃運江淮租賦所在置吏督察以佐國庫歲終增鉅萬元宗咨其才擢爲陝郡太守水陸運使漢有運渠起關門西抵長安引山東租賦汙隋常治之堅爲使乃占咸陽壅渭爲堰絕漸漣而東注永豐倉下復與渭合初漣水銜苑左有望春樓堅於下鑿爲潭以通漣二年而成帝爲升樓詔羣臣臨觀堅豫取洛汴宋山東小斛舟三百首貯之潭篙工柁師皆大笠蓑袖芒屨爲吳楚服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陵則錦銅器官端綾繡會稽則羅吳綾絳紗南海玳瑁象齒珠琲沉香豫章力士瓷飲器茗鑑釜宣城空青石綠始安蕉葛蚬膽翠羽吳郡方丈綾船首尾

相銜進數十里不絕關中不識連檣挾櫓觀者駭異先是人間唱得體絃那歌有揚州銅器語開元末得寶符於桃林而陝尉崔成甫以堅大輪南方物與歌語叶更變爲得寶歌自造曲十餘解召吏唱習至是衣缺勝衫錦半臂絳冒額立廳前倡人數百皆巾幘鮮冶齊聲應和鼓吹合作船次樓下堅跪取諸郡輕貨上於帝以給貴戚近臣上百牙盤食府縣教坊音樂迭進惠宣妃亦出寶物供具帝大悅擢堅左散騎常侍官屬賞有差錫役人一年賦舟工賜錢二百萬名潭曰廣運堅進兼江淮兩租庸轉運處置等使又兼御史中丞封韋城縣男

張志和傳顏真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真卿以舟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蒼苔間辯捷類如此

甘澤謠陶峴彭澤之子孫也開元中家於崑山富有田業擇家人不欺而了事者悉付之身則汎漚江湖遍遊烟水往往數歲不歸自製三舟備極堅巧一舟自載一舟致賓一舟貯飲饌

唐書杜亞傳亞拜淮西節度使往往不親事日夜召賓客言嘯流連方春南民爲競渡戲亞欲輕駛乃髹船底使篙人衣油綠衣沒水不濡觀者華遂費皆千萬隴西李衡在坐曰使桀紂爲之不是過也既泛九曲池曳繡爲飄詔曰要當稱是林沼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何易于傳易于爲益昌令州刺史崔朴嘗乘春與賓屬泛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絳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

與賓客疾驅去

朝野僉載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衆大晒焉

閩川名士傳周匡物字幾本漳州人爲元和十二年王播榜下進士及第時以歌詩著名初周以家貧徒步應舉落魄風塵懷刺不偶路經錢塘江乏餽船之資久不得濟乃於公館題詩云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安橋錢塘江口無錢過又阻西陵兩信潮郡牧出見之乃罪津吏至今天下津渡尚傳此詩諷誦舟子不敢取舉選人錢者自此始也

劇談錄白尚書爲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爲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翫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煙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篷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竈安銅甑而炊舳舻僕烹魚羹茗汝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盧撫掌驚歎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少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遇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北夢瑣言唐乾符中綿竹王俳優者有巨力每遇府中饗軍宴客先呈百戲王生腰背一船船中載十二人舞河傳一曲略無困乏

方暮春時有州符下取競渡船刺史將臨觀結怒批其符云秧開五葉蠶長三眠人皆忙迫划甚間船守爲慙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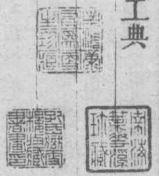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梁成汭唐末爲荆南節度使時鄂州杜洪爲淮南楊行密所襲汭出師援之造一巨艦三年而成號曰和載艦上列廳所司局有若府署之制又有齊山截海之名其宏廓可知矣及沿流東下未及鄂渚而澧朗之軍突入江陵俘掠殆盡汭之兵士咸顧其家皆無鬪志而淮寇乘之縱火以燬其艦汭投江而死又澧朗之軍既襲江陵一城士女僧道工巧皆俘載而去則和州載之名亦前定也

周世宗顯德五年八月吳越王錢俶進龍船一隻天祿船一隻皆以白金飾之帝幸新河亭命宰臣及從官已下觀吳越所進龍舟時京師士庶觀者如堵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

第一百八十一卷目錄

舟楫部紀事二



隨而行寂然無聲晚船得港而泊所見之舟亦正近岸公疑之遣人視之乃空舟也舟中有血痕於舟尾得皂條一條繫文字一紙取觀之乃顧舟契也因得其人姓名及牙保之屬至郡檄巡尉緝捕盡獲其人蓋船主殺顧舟之商取其物而棄其舟遂伏於法豈鬼物銜冤而訴乎

避暑錄話崔唐臣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學相好二公先登第唐臣遂罷舉久不相聞嘉祐中二公在館下一日忽見艤舟汴岸坐於船窻者唐臣也亟就見之邀與歸不可問其別後事曰初倒篋中有錢百千以其半買此舟往來江湖間意所欲往則從之初不為定止以其半居貨間取其贏以自給粗足即已不求有餘差愈於應舉覓官時也二公相顧太息而去翌日自局中還唐臣有留刺乃攜酒具再往謁之則舟已不知所往矣歸視其刺之末有細字小詩一絕云集僊僊客問生涯買得魚舟度歲華案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為家訖不復再見頃見王仲弓說此

考工典第一百八十一卷
舟楫部紀事二

宋史耿全斌傳全斌冀州信都人父顯懷順軍校全斌少豐偉顯攜謁陳搏搏謂有藩侯相類成西蜀全斌往省乘舟汴江夜大風失纜漂千里至曙風未止舟忽泊岸人頗異之

東軒筆錄國初官舟數少非達官貴人不可得乘李丞相迪謫衡州副使鄭載在淮南為假張馳子客舟以行朱巖第三及第貨舟赴任王禹偁送詩曰貨船東下歷陽湖勝眼科名釋褐初

宋史方技傳僧志言異人也海客遇風且沒見僧操槳引舶而濟客至都下遇言忽謂之曰非我汝奈何客記其貌真引舟者也

談苑晏丞相知南京王琪張亢為幕客汎舟湖中只以諸妓自隨晏公把舵王張操篙琪南方人知行舟次第至橋下故使船觸柱而橫厲聲呼曰晏稍使舵不正也

墨莊漫錄崔公度伯易赴宣州守江行夜見一舟相

嘉定縣志宋嘉祐中顧逕海上有一船桅折風飄泊岸船中三十餘人衣冠如唐人繫紅輕角帶短皂衫見人皆慟哭語言莫辨行則綴如雁行時贊善大夫韓正彥為崑山令召其人犒以酒食為治梳造轉軸教其起倒之法其人皆以手捧額而謝

宋史豐稷傳稷為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撫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衆惶惶稷知所為獨稱神色自若稷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豐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

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
補筆談國初兩浙獻龍舡長二十丈餘上為宮室層樓設御榻以備遊幸歲久腹敗欲修治而水中不可施工熙寧中宦官黃懷信獻計於金明池北鑿大澳可容龍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決水入澳引船當梁上即車盡澳中水船乃笮於空中完補訖復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為藏船之室永無暴露之患

宋史高麗傳元豐元年始遣安燾左諫議大夫陳睦假起居舍人往聘造兩艘於明州一日凌虛安濟致遠次曰靈飛順濟皆名為神舟自定海絕洋而東既至國人歡呼出迎

石林燕語金明池龍舟太宗時造每歲春駕上池必登之紹聖初亦嘗命別造形制有加於前亦號工麗余時正登第在京師瓊林賜宴蔡魯公為承旨中休往登以觀至半輒墜幾不免哲宗臨幸是日大風晝冥池水盡溢

東京夢華錄駕先幸池之臨水殿錫宴羣臣殿前出水棚排立儀衛近殿水中橫列四綵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掉刀鬪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又有一小船上結小綵樓樓下有三小門如傀儡棚正對水中樂船上參軍色進致語樂作綵棚中門開出小木偶人小船上子有白衣人垂釣後有小童舉權划船遶遠數回致語樂作釣出活小魚一枚又作樂小船入棚繼有木偶築毬舞旋之類亦各念致語唱和樂作而已謂之水傀儡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戲人上竿左右軍院虞候監鼓數相

和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

鞦韆水戲呈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與

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又有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

衣軍士各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船頭有一軍人

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揮兵級也又有虎頭船十隻

上有一錦衣人執小旗立船頭上餘皆著青短衣長

頂頭巾齊舞權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飛魚船二

隻綵畫間金最為精巧上有雜綵戲衫五十餘人間

列雜色小旗緋傘左右招舞鳴小鑼鼓鐃鐸之類又

有鯢魚船二隻止容一人撐划乃獨木為之也諸小

船競詣奧屋牽拽大龍船出詣水殿其小龍船爭先

團轉翔舞迎導於前其虎頭船以繩牽引龍舟大龍

船約長三四十丈闊三四丈頭尾鱗鬣皆雕鏤金飾

程板皆退光兩邊列十閣子充閣分歌泊中設御座

龍水屏風檣板到底深數尺底上密排鍊鑄大良樣

如桌面大者壓重庶不敝側也上有層樓臺觀檻曲

安設御座龍頭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槳宛若

飛騰至水殿艤之一邊水殿前至仙橋預以紅旗插

於水中標識地分遠近所謂小龍船列於水殿前東

西相向虎頭飛魚等船布在其後如兩陣之勢須臾

水殿前水棚上一軍校以紅旗招之龍船各鳴鑼鼓

出陣划櫂旋轉共為圓陣謂之旋羅水殿前又以旗

招之其船分而為二各圓陣謂之海眼又以旗招之

兩隊船相交互謂之交頭又以旗招之則諸船皆列

五殿之東面對水殿排成行列則有小舟一軍校執

一竿上掛以錦綵銀盃之類謂之標竿插在近殿水

呼拜舞并虎頭船之類各三次爭標而止其小船復

引大龍船入奧屋內矣

宋史蕭振傳振字德起溫州平陽人除敷文閣待制

知成都府卒於府治振居瀕江自父微時見過客與

掌渡者爭多溺死振造大舟傭工以濟人感其德相

與名其江為蕭家渡云

張覺傳覺知處州嘗欲造大舟幕僚不能計其值覺

教以造一小舟量其尺寸而十倍算之

鐵圍山叢談江湖間小龍號靈異見諸傳說甚悉崇

寧中淮水暴漲而汴口橋舟不能進一日昧爽小龍

者出運綱之舟尾有桅工之婦不識也謂是蜥蜴撥

置之則又緣桅而上婦怒舉火柴擊其首隨擊霹靂

大震一聲汴口官私舟船七百隻皆自相撞擊俱碎

死數十百人朝廷聞而不樂第命官為賑卹焉

邵武府志李伯紀在靖康間忽夏日夢乘舟行亂石

間四顧峯巒奇秀覺頗異之後謫官劍浦道武夷山

小舟泝流水落石出徧覽勝槩至晞真館雪作巖壑

俱白恍如舊遊然後信出處之分定而斯遊已先兆

於夢也

宋史洪皓傳皓字邁為敷文閣待制召對言馮湛創

多槳船底平橋浮雖尺水可運今十五年修葺數

少不足用謂宜募瀕海富商人船與爵招善操舟者

以補水軍上嘉之

老學庵筆記王黼作相請朝假歸咸平焚黃畫舫數

十沿路作樂固已駭物論紹興中秦熈亦歸金陵焚

黃臨安及轉運司舟舫盡選以行不足擇取於浙西

百里不絕平江當運河結綵樓數丈大合樂官妓舞

於其上縹緲若在雲間燿處之自若

彝堅志紹興二十年七月福州甘棠港有舟從東南

漂來載三男子一婦人沈檀香數千斤其一男子本

福州人也家在南臺向入海失舟偶值一木浮行得

至大島上素喜吹笛常置腰間島人引見其主風好

音樂見笛大喜雷而飲食之與屋以居後又妻以女

在彼十三年言語不相通莫知何國而島中人似知

為中國人者忽見舟約同行經兩月乃得達此岸甘

棠寨巡檢以為透漏海舶遣人護至閩縣縣宰丘鐸

文昭招予往視之其舟刳巨木所為更無縫罅獨門

一竅出入內有小牕闊三寸許女所居也二男子皆

其兄以布蔽形一帶束髮跣足與之酒則跪坐以手

據地如拜者一飲而盡女子齒白如雪眉目亦疎秀

但色差黑耳予時以郡博士被檄考試臨漳欲俟歸

日細問之既而縣以送全州提舶司至今為恨云

宋史張浚傳紹興三十一年金主亮兵大入中外震

動復浚觀文殿大學士判潭州時金騎充斥王權兵

潰劉錡退歸鎮江遂改命浚判建康府兼行宮留守

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雪而行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

采石煙炎漲天慎無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知直

前求乘輿所在而已時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

乘小舟徑進

文公政訓某作縣臨行請教於友人友人曰張直柔

在彼每事可詢訪之某人到官忽有旨令諸縣造戰

船名匠計之所費甚鉅因憶臨行請教之語亟訪策

長短即是推之則大者可見矣遂如其語爲之比成
推算比前所計之費減十之三四其後諸縣皆重有
科數獨是邑不擾而辦

建寧府志劉崇之爲侍郎使金渡爲黃河先一夜河
口舟人夢岸上軍馬數百有神人大呼曰明日劉侍
郎渡河見奉嶽府指揮令我擁護爾等須小心大日
崇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倉皇無措其舟
自風浪中直抵岸下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人操舟
而行人以爲異

西湖志餘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師兒與蕩子王生狎
甚相眷戀爲惡姥所聞不盡綢繆一日王生拉師兒
遊西湖惟一婢一僕隨之是日王生與師兒有密誓
故逼暮不返比夜生命僕再市酒肴復遊湖中逡巡
更闌舉舟倦寢舟泊淨慈寺藕花深處王生師兒相
抱投入水中舟人驚救不及而死都人作長橋月短
橋月以歌之其所乘舟竟爲棄物經年無敢登者居
無何值禁烟節序士女闐沓舟發如蟻有士人欲買
舟一遊會日已亭午雖蓮舫漁艇亦無泊岸者止前
棄舟在焉人有以王陶事告者士人笑曰大佳大佳
正欲得此卽具杯饌入舟遍遊湖曲盡興而歸自是
人皆喜談爭求售之殆無虛日其價反倍於他舟
溪蠻叢笑蠻鄉最重重午不論生熟界出觀競渡三
日而歸既望復出謂之大十五船分五色皂船之神
尤惡去一必有風雨一月前衆船下水飲食男女不
敢共處弔屈原正楚俗也名爬船

宋史李全傳全爲觀察使併漣水軍遊金山作佛事
以薦國賜知鎮江府喬行簡以方舟逆之大合樂以

饗之總領程覃迭爲主禮務誇北人以繁盛全請所
狎娼輩不與全歸語其徒曰江南佳麗無比須與若
等一到始造舩艇舟謀爭舟楫之利焉

姦臣傳賈似道專恣日甚自圍襄陽以來每上書請
行邊而陰使臺諫上章雷已度宗崩大兵破鄂太學
諸生亦羣言非師臣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
督府臨安然憚劉整不行明年正月整死似道欣然
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以行金帛
輜重之舟舳舻相銜百餘里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
堰中劉師勇以千人入水曳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
去

癸辛雜識趙梅石孟彥性侈靡而深險其家有沈香
連三暖閣窗戶皆鏤花其下替板亦鏤花者下用抽
替打篆香於內香霧紛紛終日不絕前後皆施錦簾
他物稱之後聞獻之福邸云後爲都大坑冶又坐黑
漆大坐船船中艙板皆用香楠鏤花其下焚沉腦如
前閣子之製呂師夔親見之遂號孟彥爲黑漆船

甲戌歲越中榮邸兩舫舟忽有聲如牛吼移時方止
俗謂之船吟不祥之徵也未幾有透渡之禍庚寅歲
十一月朔西興渡以舟子不謹驅趁渡人上沙太早
既而潮至趨岸不及溺死者近百人時孫小隱問渡
目睹其事以鈔一錠命舟僅救三人孫遂以事白省
乃斷兩監渡官各一百七下稍人則處典刑以謝溺
者既而渡口之舟復大吼豈溺者有知而然耶

金史張中彥傳正隆作河上浮梁中彥領其役舟之
始製匠者未得其法中彥手製小舟纔數寸許不假
膠漆而首尾自相鉤帶謂之鼓子卯諸匠無不駭服

其智巧如此

元氏掖庭記己酉仲秋之夜武宗與諸嬪妃泛月於
禁苑太液池中月色射波池光映天綠荷含香芳藻
吐秀游魚浮鳥競戲羣集於是畫鷁中流蓮舟夾持
舟上各設女軍居左者冠赤羽冠服斑文甲建鳳尾
旗執泥金畫戟號曰鳳隊居右者冠漆朱帽衣雪縷
裘建鶴翼旗執漚粉雕戈號曰鶴團又綵帛結成採
菱採蓮之舟輕快便捷往來如飛當其月麗中天彩
雲四合帝乃開宴張樂下令兩軍水擊爲戲風旋雲
轉戟刺戈橫戰既畢軍中樂作唱龍歸洞之歌而還
凝香兒本部下官妓也以才藝選入宮充才人京城
北三十里有玉泉山山半爲呂公巖帝於夏月嘗避
暑於北山之下曰西湖者其中多荷蒲菱芡帝以文
梓爲舟仰南爲楫刻飛鸞翔鶴旂於船首隨風輕漾
又作採菱小船縛綵爲棚木蘭爲槳命官娥乘之以
採菱爲水戲時香兒亦在焉帝命製採菱曲使篙人
歌之遂歌水面剪青之調曰仰南櫂兮文梓舟泛波
光兮遠夷猶波搖搖兮舟不定揚予袂兮金風競耀
歌起兮纖手揮青角脫兮水濺洄歸去來兮樂更誰
篙人歌之聲滿湖上天色微曛山銜落日乃周遊荷
間取荷之葉或以爲衣或以爲蓋四顧自得畢景忘
歸又命作採蓮之曲於是調折新荷而歌曰放漁舟
兮湖之濱剪荷柄兮折荷英鴛鴦飛兮翡翠驚張蓮
葉以爲蓋兮緝藕絲以爲衿雲光淡微烟生對芳華
兮樂難極返予櫂兮山月明

帝於內院造龍舟首尾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上
有五殿龍身并殿宇俱五采金裝日於後宮海子內

游戲船行則龍首尾眼爪皆動

元史仁宗本紀都水監卿木八剌沙傳旨給駙往取杭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誕告天下凡非宜索毋得擅進誠取此舟有乖前詔詔止之

真臘風土記巨舟以硬樹破版爲之匠者無鋸但以斧鑿之開成版既費木且費工也凡要木成段亦只以鑿鑿斷起屋亦然船亦用鐵釘上以莖葉蓋覆卻以檳榔木板片壓之此船名爲新拏用權所粘之油魚油也所綵之灰石灰也小舟卻以一巨木鑿成槽以火熏軟用木撐開腹大兩頭尖無篷可載數人止以權划之外爲皮闌

碧里祿存我太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舟以覬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九小欣然納之曰天晚矣明日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厚厥明發舟老叟舉權口中打號子曰聖天子六龍護駕大將軍八面威風聖祖元旦得此吉語甚喜與中山躡足相慶登極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其舟而朱之以故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剪勝野聞王師與僞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船厭之使戰王師大捷帝因制令以赤船載俘囚白船給官胥之屬

續已編樓三舍人者纜樓也太祖御舟師敗陳友諒於鄱陽死者數十萬返還擲纜樓於湖冤魂憑之遂能爲妖舟人必祭否則有覆溺之患

鳳凰臺記事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樁以免令樹此樁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

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之後也

郁離子微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於是舟泊於汴者以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破帆者即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治政其亦以民爲官舟與則愛之者鮮矣宜其敝矣

中洲野錄鄱陽高舉登永樂甲申進士拜監察御史罷歸居林谷間謝絕人事不入城府一日棹小舟至城下時值重午郡守飲月波樓以觀競渡舉微服箕坐舟上守怒逮之至令其供不合狀舉遂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泪太守如何看畫船守詢之知爲高侍御大慚而延納之公拂衣不顧而去

明外史王廷相傳廷相遷南京兵部尚書初有詔省進貢快船守備太監監義復求增廷相請酌物重輕以定船數而大減宣德以後傳旨非祖制者

水部備考方船制長十丈九尺闊二丈九尺五寸爲方形嘉靖十七年於禁苑成造以備御用置塢居之龍鳳船有龍鳳形飾以五采置塢二處居之采蓮船三係司苑局於西湖采鮮所用者

兼葭堂稗抄吳中名士陸楠登鄉薦上南宮不售歸路經揚州鈔關有部官司關欲稅其舟楠投一詩云獻策金門苦未收歸心日夜似東流扁舟載得愁千斛幸有明王不稅愁其官見詩迎而禮之下第士聞者莫不爲之絕倒

松江府志蔣公用和奉使過家偶駕小艇出使兩僕上岸牽挽自坐舟尾持櫓誤觸行舟其人以篙擊公笠更呵罵之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公笑曰奴輩欺人此處那得蔣給事促牽船竟去

江南通志余翹字聿雲善屬文臨川湯顯祖奇之萬曆辛卯鄉薦屢上春官不第還治畫船曰浮齋往來湖上峻絕貴遊著書以老

天啓宮詞註上數同中官泛輕舸於西苑手操篙櫓去來便捷乙丑端午用絳綰小舟首尾龍形上親持划同內侍劉思源高永壽溯流俄而風起雲霧四塞舟覆二瑞溺死太監譚敬急往扶駕出水

見聞紀訓遂昌士人劉合峰言其近處村中有三人同行前臨一渡值溪水驟漲而舟在彼岸中一人素愚蠢二人乃誘使脫衣泗過取舟其人出沒湍流中幾至滅頂僅而獲濟乃復竭力撐舟來渡二人二人登舟剛欲撐開愚者忽肚疼欲泄不可禁亟跳而登岸二人遽揮手曰日已暮吾不能候汝矣遂撐去俄而水急舟橫抵岸一觸俱覆溺焉而愚者固在岸自若也夫因其愚而擠之於危以自利只此一念不仁甚矣其覆溺也宜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考工典

第一百八十二卷目錄

舟楫部雜錄

舟楫部外編

考工典第一百八十二卷

舟楫部雜錄

易經中孚象傳利涉大川乘木舟虛也程以中孚涉險難其利如乘木濟川而以虛舟也舟虛則无沉覆之患卦虛中爲虛舟之象張氏曰卦之全體外實中虛有舟虛之象乘異之木而其中枵然以此而行乎兌澤之上則利涉大川又豈有風濤之患哉書經商書盤庚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忱

說命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詩經即風柏舟汎彼柏舟亦汎其流朱婦人不得於其夫故以柏舟自比言以柏爲舟堅緻牢實而不以乘載無所依薄但汎然於水中而已

苦葉招招舟子人涉叩否人涉叩否須我友朱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舟人招人以渡人皆從之而我獨否者蓋我必待我友之招而後從之也

鄭風汎彼柏舟在彼中河又汎彼柏舟在彼河側

舟在河中猶婦人在夫家是其常處小雅菁莪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朱楊舟楊木爲舟載沉載浮以比未見君子而心不定也

小雅小弁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大雅棫樸泝彼淫舟烝徒楫之朱泝舟行貌

莊子逍遙遊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達生篇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山木篇市南子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偏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耶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害之

慎子燕鼎之重乎千鈞乘於吳舟則可以濟所託者浮道也又行海者坐而至越有舟也行陸者立而至秦有車也秦越遠塗也安坐而至者械也

戰國策公仲數不信於諸侯諸侯錮之南委國於楚楚王弗聽蘇代爲謂公叔曰乘舟舟漏而弗塞則舟沉矣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今公自以爲

辨於薛公而輕秦是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也願公之察也

越絕書閭閻見子胥敢問船運之備何如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今船軍之教比陵軍之法乃可用之大翼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突冒者當陵軍之衝車樓船者當陵軍之行樓車也橋船者當陵軍之輕足剋定騎也

淮南子汜論訓古者大川名谷衝絕道路不通往來也乃爲窰木方版以爲舟航故地勢有無得相委輪洞冥記虬泉池在五柞宮北中有追雲舟起風舟侍仙舟含煙舟或以沙棠爲柁或以木蘭文柁爲櫓

且露池西有靈池中有轉羽舫凌龍舫凌波舫影娥池中有遊月船觸月船鴻毛船遠見船載數百人或以青桂之枝爲櫓或以木蘭之心爲櫓練實之竹爲篙紉石脉爲繩纜也

西京雜記太液池中有鳴鶴舟容與舟清曠舟採菱舟越女舟昆明池中有戈船樓船各數百艘樓船上建樓櫓戈船上建戈矛四角悉垂幡旒旒旒蓋照灼涯涘余少時尤憶見之

交州記安定縣有越王銅船潮退時有見者合浦四十里有潮陰雨日百姓樵採見銅船出水上荆州記湘州七郡大扁之所出皆受萬斛

述異記鄧通以權船爲黃頭郎曰土勝水其色黃故刺船郎皆著黃帽木蘭舟在潯陽江中多木蘭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

於此用構宮殿也七里洲中有魯班刻木蘭爲舟舟至今在洲中詩家云木蘭舟出於此

述異記漢成帝常與趙飛燕游太液池以沙棠木爲舟其木出崑崙山人食其實入水不溺詩曰安得沙棠木刻以爲舟船

劉子新論履信篤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濟之須舟也信之於行猶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以行之今人雖欲爲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故並命舟楫以拯之舸舟取其輕利謂之飛舸一自以爲水車一自以爲水馬州將及土人悉臨水而觀之

郡國志越州百塗山有石船禹所乘來者一云有聖姑從海中乘舟張石帆至此

硤州遠安縣江有狼尾灘有陸抗故城南有孤山袁山松爲郡嘗登以四望大江如索帶舟船如鳬雁焉南州異物志外徼人隨舟大小或作四帆前后皆載之有蘆頭木葉如扁形長丈餘織以爲帆其四帆不正前向皆使邪移相聚以取風吹風后者激而相射亦並得風力若急則隨宜減滅之也張相取風氣而無高危之慮故行不避迅風激波以能疾

西陽雜俎豫章船昆明池漢時有豫章船一艘載一千人

唐國史補凡東南郡邑無不通水故天下貨利舟楫

居多轉運使歲運米二百萬石輪關中皆自通濟渠入河而至也江淮篙工不能入黃河蜀之三峽河之三門南越之惡溪南康之贛石皆險絕之所自有本處人爲篙工大抵峽路峻急故曰朝發白帝暮徹江陵四月五月爲尤險時故曰灝灝大如馬瞿塘不可下灝灝大如牛瞿塘不可留灝灝大如襍瞿塘不可觸楊子錢塘二江者則乘兩潮發櫂舟船之盛盡於江西編蒲爲帆大者或數十幅自白沙沱流而上常待東北風謂之潮信七月八月有上信三月有鳥信

五月有菱信暴風之候有拋車雲舟人必祭婆官而事僧伽江湖語云水不載萬言大船不過八九千石然則大曆貞元間有俞大娘航船最大居者養生送死嫁娶悉在其間閭巷爲圖操駕之工數百南至江西北至淮南歲一往來其利甚博此則不啻載萬也洪鄂之水居頗多與屋邑殆相半凡大船必爲富商所有奏商聲樂從婢僕以據柁樓之下其間大隱亦可知矣

南海舶外國船也每歲至安南廣州師子國船最大梯而上下數丈皆積寶貨至則本道奏報郡邑爲之喧闐有蕃長爲主領市舶使籍其各物納船舶禁珍異蕃商有以欺詐入牢獄者船發之後海路必養白鴿爲信舶沒則鴿雖數千里亦能歸也

中華古今注孫權吳之主也時號舸爲赤龍小船爲馳馬言如龍之飛於天如馬之走陸地也
撫言令狐趙相鎮維揚與張祐狎燕公行令曰上水船風又急帆下人須好立祐曰上水船船底破好看客莫倚柁

談苑相船之法頭高於身者謂之望路如是者凶雙板者凶隻板者吉隻板謂五板七板雙板謂六板八板以船底板數之也

聞見後錄王濬伐吳在益州作大艦長百二十步受二千人以木爲城起樓櫓開四門其背可以馳馬往來木枋蔽江而下吳建平太守彥取流枋以白吳主云云予謂古八尺爲步一百二十步爲九十六丈江山無今昔之異今蜀江曲折山峽不一雖盛夏水暴至亦豈能回泊九十六丈之船及冬江淺勢若可涉尋常之船一經灘磧尚累日不能進而王濬以咸寧五年十一月自益州浮江而下決不可信又建平今爲夔州距益州道里尚數千木枋蔽江近不爲蜀人取之乃遠爲吳人得之乎特史官夸辭云爾如流血漂杵之事孟子固不信也

夢溪筆談江湖間惟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爲備唯盛夏風起於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於午後欲行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便可行至於已時即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子博士李元規云平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東軒筆錄胡旦作長鯨吞舟賦其狀鯨之大曰魚不知舟在腹中其樂也融融人不知舟在腹內其樂也洩洩

畫境錄唐京省入伏假三日一開印公卿近郭皆有圍池以至樊杜數十里間泉石占勝布滿川陸至今基地尚在省寺皆有山池曲江各置船舫以擬歲時遊賞諸司惟司農寺山池爲最船惟戶部爲最

物類相感志梓木爲舟起屨

續聞見近錄諸綱有廚船今則爲押綱廚船矣故事置廚船者爲全綱諸船不得動火惟廚船造飯以給諸船一無火燭之虞二無盜米之弊

玉潤雜書牂牁本繫船筏名華陽國志載楚頃襄王遣莊驕伐夜郎躋至牂牁繫船於且蘭既克夜郎會秦奪楚黔中地無路不得歸遂留主之號莊王以且蘭有繫船牂牁處因改名牂牁魏略記吳將朱然圍樊城遣兵於峴山斫牂牁材潯陽記亦言郡西北有一松樹垂陰數畝傳云陶公牂牁伐此樹此語吳晉間猶存今人絕無知者但云是郡名耳

野客叢談漁隱叢話云杜子美詩野航恰受兩三人航當作艇航是大舟余謂漁隱蓋見左思賦長鯨喬航子美詩已具浮天航樂天詩野艇容三人故有是說不知航亦有小者詩所謂一葦杭之豈大舟也秋水纔添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其穩貼如此不應改也

老學菴筆記建炎中平江造船略記其費四百料八艘戰船長八丈爲錢一千一百五十九貫四艘海鷁船長四丈五尺爲錢三百二十九貫

容齋四筆張衡應問云犀舟動機後漢注引前書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義曰今俗謂刀兵利爲犀犀堅也犀舟甚新奇然爲文者未嘗用亦慮予所見之不博也

文選張景陽七命曰浮二翼戲中泚其事出越絕書李善注頗言其略蓋戰船也其書云閭閻見子胥問船運之備對曰船名大翼小翼突冒樓船橋船大翼

者當陵軍之車小翼者當陵軍之輕車又水戰兵法內經曰大翼一艘廣一丈五尺三寸長十丈中翼一艘廣一丈三尺五寸長九丈小翼一艘廣一丈二尺長五丈六尺大抵皆巨戰船而昔之詩人乃以爲輕舟梁元帝云日華三翼舸又云三翼自相追張正見云三翼木蘭船元微之云光陰三翼過其它亦鮮用之者

西溪叢語今人不善乘船謂之苦船北人謂之苦車苦音庫

雲麓漫抄自浙江東南溪行而溪水淺湍急深五七寸碎石作底小者如彈大者不過盆碗齒齒無數五色可愛行三五步一灘即四邊或上流有攏起碎石或如堆阜或如堤堰水勢噴激怒奔如瀑而舟人所用器特與官舟異常用竹扣鐵鑽又有肩篙另篙皆用木扣另讀如列書某字於其上每遇催碇即舟師足踏檣竿手執篙仰臥空中推舟忽翻身落舟上覆面向水急撐謂求身擲篙舟師每呼扇篙頭篙轉篙身篙搶篙諸人輒齊聲和曰噉噉諸人皆齊力葱打所謂扇篙者覆面向水用扇撐所謂頭篙者覆面向水用頭撐轉篙者自身左移再右轉身篙者或仰面即覆面覆面即仰面云搶篙者舟尾有穴每諸篙出水即一人急用一大木挺搶船尾蓋恐舟復下也一舟復數人牽挽水深處亦不過膝自處之青田至溫相行石中水既湍急必欲令舟屈曲蛇行以避石不然則碎溺爲害故土人有紙船鐵稍工之語言寄命于舟師也厥惟難哉

同話錄舟之設屋開門而入其門謂之馬門必先闔

後而後能人因其字義拆而稱之也此說雖近遷就似亦得之

齊東野語余生長澤國每聞舟子呼造船曰歡以牽船之索曰彈子稱使風之帆爲去聲意謂吾諺耳及觀唐樂府有詩云蒲帆猶未織爭得一般成而鍾會呼捉船索爲百丈趙氏註云百丈者牽船筏內地謂之宣韓昌黎詩云無因帆江水而韻書去聲內亦有扶帆切者是知方言俗語皆有所據陸放翁入蜀聞舟人祠神方悟杜詩長年三老攤錢之語亦此類也

癸辛雜識凡海舟闊淺沙執須出米令輕如更不可動則便縛排求活否則舟敗不及事矣桅梢之木曰鐵棧或用烏焚木出欽州凡一合直銀五百兩其鐵猶大者重數百斤嘗有舟遇風下釘而風怒甚鐵猶四爪皆折舟亦隨敗極可異也凡海舟必別用大木板護其外不然則船身必爲海蛆所蝕

哀梨楓窻小牘余少從家大夫觀金明池水戰見船舫迴旋戈甲照耀爲之目動心駭比見錢塘水軍戈船飛虎迎弄江濤出沒聚散欽忽如神令人汗下以爲金明池事政如兒戲耳至如韓蕲王困於黃天蕩飛輪八檣踏車繫回江面者更不知何如也

中吳紀聞夜航惟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曲皮日休答陸天隨詩云明朝有物元君信擁酒三瓶寄夜航

清波雜志項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隨大小皆立嘉名如汎星槎凌風舸雪篷煙艇扁額不一夷猶閒曠可想一時風致今貴游家有湖船不患製名不益新奇然紅塵膠擾一歲間能得幾回領略烟波但

閒泊浦嶼資長年三老閉窗戶以適晝眠耳

鼠璞海峽呼篙師爲長年按杜詩長年三老歌聲裏
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詩話謂川陝以篙手爲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言之

溪蠻叢笑獨木船蠻地多楠有極大者剝以爲舟
客座新聞嘗見襍錄中有題航船詩云兩浙無車馬
乘船便當街渾身著木屐未死入棺材退殼鑽篷出
攔梭下堰來夜深相並處爾籠我儂開

畜德錄岳正字子方性不能容人或謂公曰不聞宰
相腹中撐舟乎曰順撐來可容使縱橫來安容得耶
丹鉛總錄或問予詩人多用扁舟何處爲始予按南
史天淵池新製鰻魚舟形甚狹故小舟稱扁舟六朝
詩惟王由禮有扁舟夜向江岸泊之句至唐人則多
用之

帆字符咸切舟上幔也又扶泛切使風也舟幔則平
聲使風則去聲蓋動靜之異也劉熙釋名曰隨風張
幔曰帆註去聲廣韻曰張布障風曰帆音與梵同左
傳宣十二年註拔旆投衡上使不帆風謂車旆之受
風若舟帆之帆風舟帆之帆平聲帆風之帆去聲
清陵亭長武陵競渡略競渡事本招屈實始沅湘之
間今洞庭以北武陵爲沅以南長沙爲湘也故刻船
之盛甲海內蓋猶有周楚之遺焉宜諸路倣倣之者
不能及也

舊制四月八日揭篷打船五月一日新船下水五月
十日十五日刻船賭賽十八日送標訖便拖船上岸
今則與廢早晚不可一律有五月十七八打船廿七
八送標者或官府先禁後弛民情先鼓後罷也俗語

好事失時者云打得船來過了端午至今不足爲謂
矣

船一以杉木爲之取其性輕易划得燥木爲龍骨尤
妙一船司命全在龍骨生硬橈軟使船不進皆龍骨
病也其次在篙篋以麻扎竹相續爲之繞船首尾急
束數十番然後互相穿度勾絞如織此一船之筋以
前後促緊如弓梢船行身不動爲良否即彈水易敗
也

船式長九丈五尺最爲中制過長有十一丈五尺者
短至七丈五尺止此武陵郡中船也俗說長船短馬
大意以坐橈多者爲勝實不盡然有長之駕緩不及
短之精悍者其他湖泊溪港所在有船短不及式或
時飾他船水嬉而已賭賽無取焉

凡船決賭以選橈爲第一義橈手俱出江南打魚家
以姓著者曰段家芮家以地著者曰德山德山港其
人謂之木老鴉狎巨浪如枕席者也凡散橈皆以銀
米先期占募健兒至期挑選用之有畏生事不上船
及婦惜夫不聽募者須紅布三五尺可得亦猶款胡
用脂粉之屬爲一種江頭給艤之人抱甕灌園不以
漁爲業其橈輕小無力謂之菜橈子咸黜不用

凡選橈法先遣兩橈共一船相背而划以知強弱謂
之兩頭忙復令十餘橈分左右翼急划數轉如盤蟻
封以觀整亂謂之渦兒漩大抵左橈難於右橈猶射
左右開弓之有鈍利也

船以篙爲中線虛縛船上篙前後立者頭梢二人篙
中立者旗鼓拍板三人和篙不拘人數多不過四五
少或無之篙下施橫木約二尺許一枚如梯枕子相

次左右坐橈處也船過十一丈可坐八十橈九丈者
六十餘橈七丈者四十餘橈行船以旗爲眼動橈以
鼓爲節橈齊起落不亂分毫亂者黜之謂攪篙手與
橈相應惟拍板聲最妙如出橈間響受空水諸處不
用拍板惟武陵爲然或代以金失之愈遠

和篙一客和橈劉錫錫競渡曲註曰競渡始於武陵
至今舉槳而相和之其音咸呼云何在斯招屈之義
然則和篙亦疑和楫之訛也去古漸遠不聞何在之
聲第相呼曰桴橈桴橈莊子漁父杖桴而引其船陸
游老學庵筆記鼎澧謂桴子爲義義兼諸此

划船當郡城之中遠者自漁家港來沿流十五里自
白沙渡來沂流三十五里計一日之間五十里內旗
鼓閼然而徘徊往還與賭賽之地不過十里間耳江
南上至段家嘴下至青草菴江北上至石碓下至
下石碓面勢闊遠堪爲賽場南則芳草茂林雪沙霞
岸北則危樓畫檻古堞重城觀者於此鱗集劉禹錫
詩風俗如狂重此時縱觀雲委江之湄斯實錄矣

賽船雖有上下長江南北分江之名然不足爲准惟
自北而南橫江互競兩船約略齊驅須到彼岸與否
爲輸贏的據范梈競渡賦曰聿來肇自於北津所屆
眇期於南浦殆謂是也五月沅江漲落不時隔岸迂
捷俄異慣船者皆深識水候兼船所直之方不差毫
末先勝而後戰焉否即浪戰敗矣記船以鼓大約橫
江漲時三百八十槳落時三百六十槳逐岸增損不
能悉載

凡船賭賽雖一江之中彼已形見猶狙詐百端或前
驅中流整陣待敵或卷旗臥鼓發伏爭先或乍進乍